



安森 著

When I feel that love is approaching me,  
I wonder whose "Romeo" I am on earth.

Perhaps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of our own  
bewilderments.

Romeo

谁是谁的  
罗密欧？

※安森 著

ROMEIO  
**谁是谁的  
罗密欧？**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是谁的罗密欧/安森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6.1

ISBN 7-80187-697-0

I.谁... II.安...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43109号

## 谁是谁的罗密欧

策 划:李申申

作 者:安 森

责任编辑:吕 晖 杨雪春

封面设计:何俊仪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86-10-68995424 传真:86-10-68326679

发行部电话:86-10-68994118 传真:86-10-68995974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10-68996306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7

版 次: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87-697-0/I·221

定 价:20.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北京站·3号候车室中的回忆】	…… 1
【第二次做爱·第一次恋爱】	…… 14
【遇见·外滩边上的北京女孩】	…… 68
【An Apple Lady】	…… 89
【开TT跑车的情人】	…… 109
【Cocktail Party·到处都是女人】	… 145
【今晚·一切都将发生】	…… 159
【选择·意味着结束也意味着开始】	… 180



坐在阳光漫射的候车大厅里，呆望着四周，人出奇的少，显得格外的空旷，这在北京站的确是少有的景致。一下子使我失落的心情变得更糟，想想在北京已经五年了，这五年都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其实真正在忙什么自己也不知道，要不是因为看错了表（CK的手表确实很出位，但是惟一要命的就是表盘上没有一根刻度，结果就是要在这一枯坐100分钟），还真没有机会这么平静地坐下来发呆。北京的生活节奏太快，快得让我感觉心脏疼，即使有个把小时的空余时间也不能让我完全地平复下来去正常地生活。

想当初，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愣是拿着“燕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准备收拾行李前往北京，亲戚们都以为我疯了，一个上海人为什么要到北京去？

上海人的高傲是深植于骨子里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与这里媲美，就连首都也不例外，在上海读大学再不济也比其他地方强，即使连清华、北大很多上海人都不以为然，更不用说什么“燕大”。

当时的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什么人生、前途……那玩意儿似乎从来没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坦率地说，那时心里想的是，只要能够远离父母的束缚，有一个漂亮的女生和我一起共度大学时光，在哪个城市、哪所大学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来到北京当天的第一印象就是，北京的女人和上海女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区别！单拿穿衣服来说，北京的女人们穿衣服只是为了办公室，而上海女人穿衣服是为了男人！

同时，从语言、饮食等诸多生活习惯来看都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看来是自己把事情想得过于美好了，毕竟生活和小说是不一样的。

来到“燕大”，与我想像的截然不同。这里并不是隐匿于森林中的悠然学府，而是坐落在车辆繁多的西三环马路旁边，其实风景

这东西我根本也没放在心上,只是和想像中的差距过大而感觉有点扫兴。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在树下观察着校园里每个人的气质面貌,特别是异性。结果,哎……

后来没过几天就稀里糊涂地开学了,记得上课的第一天,因为天气很热,我穿着外婆去檀香山度假时给我买的沙滩装,迈着标准米拉·乔沃维奇的“台步”秀进了教室。结果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他们中的异类。说是异类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在这个班里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是来自直辖市的学生,连大城市的都很稀有。我感觉自己完全不能融进这个氛围里,最让我难受的是23个人里,只有两个女生。

如果要用一张麻将牌来形容这两个女生的相貌——我想“白板”应该再合适不过了。那些男生就更不足为道了,好像都聘请了同一个形象顾问,全都是满脸泛着油光,带着粗边、黑框眼镜,头发就像那个著名的咖啡品牌,身上穿的T恤不到溢出“咸鱼”的味道是绝对不洗的。我潜意识里就讨厌他们,他们呢,也是把我当成资产阶级的斗争对象。我们班的班长(后来光荣地入了党)就经常用浓重的吉林口音对我说:“你呀,就应该在你身上踏上人民的一万只脚,让你接受一下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几年的大学时光我一直在努力地忘却着,很多人在谈论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时候,都免不了要提几个同届同系的校友来显示一下。我没有,那些大学同学的姓名我几乎一个都想不起来,就更不用说和他们保持什么联系了。

尽管如此,记忆到底还是在大脑中擦出了一些痕迹,有一个名字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毕竟一个人的记性再怎么坏,也不会把自己第一个性伴侣忘掉。



记得在“大三”一天下午的英语课上,我像往常一样趴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课桌上睡觉。(因为在这个班里我没有朋友,所以

大学三年以来没有人和我坐在一起，我总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但是我一点都不感觉孤独，那反而是一种享受，我觉得一个贵族是没必要和农民去沟通的，我虽然不是贵族，可他们的的确是标准的农民，即使他们拿到了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也依然改变不了他们农民的本性。）

“唐谦！醒醒！”

不知什么时候，教务处的老师站在门口，他用略带唐山口音的普通话接着说道：“你的午觉可以结束了吧？”

教室里一阵哄笑，我沉默。

他走到英语老师跟前耳语了几句，然后对我们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她在你们班旁听一年，希望大家多给她帮助。”接着，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女孩，中等个子，长发，长得很漂亮，就是有一点黑。

“大家好，我叫姚卿，北京人，今后请大家多多关照。”说完她看了看教务处的老师，老师示意她随便找个位子坐下。她环视了一下教室，然后径直地走到了最后一排课桌，坐到了我身边。我迅速从迷离的午睡状态清醒了过来，因为完全没有想到，她会坐在我旁边。教务处的老师走了以后继续上课，可是我却没有什么心情，不停地用余光打量着她。

姚卿长得还算妩媚，就是有少许世俗的味道。

下课后我鼓了鼓勇气和她搭讪：“你好，我叫唐谦，上海人（我想这足以能够加分的）。今天是周末，放学一起吃饭吧。”

她看了看我，回敬了我一个礼貌的微笑：“我是‘走读’，不住校的，所以一会儿要回家。”

“才四点就回家吗？”我有点失望，用乞求的眼神凝望着她。

她停顿了片刻，说：“你要是愿意可以送我回家。”

“当然愿意。”我有点迫不及待地回答。

就像一个老兵，我只用了几秒钟就将书桌里外的所有物品打点完了。

“我们走吧。”我说。

为了尽量低调,我和姚卿准备从教室的后门出去,毕竟一个三年不和其他同学交流的上海异类,与一个来到这里只有半堂课且又非常漂亮的北京女孩一起出去是十分惹人注意的。在出门的那一刹那,我还是捕捉到了我们那个吉林班长射来的目光,那眼神里包含了太多东西——嫉妒、好奇、不屑和欲望。



我们坐上 300 路公共汽车,谁也没有说话,只是互相凝视着对方,我想她和我一样——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家住在航天桥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所以我们很快就到了。

抵达后,姚卿去了卫生间洗脸,我则小心地环视着这里的一切。她的家是那种老式的公产房,所以客厅非常小,承载不了会客的功能。我心中暗自揣摩着,待会或许有进入她卧室的机会。

“我爸妈的还没下班呢。”姚卿一边擦手一边从卫生间走来说,“嗯,客厅太小,去我房间吧。”

和我想的一样,心中无限的窃喜。

可是后来我观察她的举止、神态实在是无懈可击,让我怎么也找不到“接近”她的机会,于是我们开始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交谈得知,她的爸爸原来是一家国企的车间主任,后来下海自己开了家汽车零配件厂,生意还算不错。姚卿大专毕业后就在她爸爸的厂子里帮忙,每天就是接待南来北往的小老板、采购员什么的。她觉得无聊透顶,于是想找个大学进修。她爸爸一口气给我们学校捐了十万块钱的“教育赞助费”(当时的十万即使对于一所大学也是个不小的数字),所以她只需要在我们系里旁听一年,明年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毕业”。

我一边听着一边想,现在中国的大学也就这么回事,很多大学的老师都在混课时,下班到外边当外教,赚钱是他们想得最多的事情。像我叔叔那样,一辈子在中学当语文老师最后累死在讲台上,



除了追悼会的花圈比别人多以外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东西的人太少了；而学生们呢，也都是在混学分。莫名其妙地进了大学、莫名其妙地毕了业，真正有理想的太少了，看看每年“春秋招聘会”上的应届毕业生就知道了。

我们聊了很长时间，但交谈的内容完全没有按照我预期的轨迹进行，仅仅是限于同学式的聊天。

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太短了，况且那时的我，对如何接近一个异性的把握是很拙劣的，不知道该把话题朝哪方面引。最后，这次算不上约会的约会在六点半（她父母回来之前）结束了。不过让我欣慰的是通过这次聊天，使我们互相有了了解也加深了好感。所以第二天，无论是课间休息还是中午吃饭，她总是很自然地和我在一起，我们互相说笑、打趣……沉浸在这种温存当中，而那些“农民”呢，只有看着的份儿。

此后，我每周五都送她回家，六点半离开，这仿佛成了我们的惯例。

转瞬由夏至秋，北京的秋天很美也很短暂。我和姚卿总是喜欢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走，就像情侣。晴朗的天空飘浮着一丝丝云彩，太阳也毫不吝惜地放纵自己的光芒，一阵阵秋风拂面而过，感觉好极了。如果能够像上海一样配上些梧桐树，这番景象足以让人迷醉。

那些日子，我们就像一双两小无猜的男女，在一起很快乐、无话不谈，但是从来不把性爱作为主题。

又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放学后姚卿让我送她回家，我十分奇怪，今天并非周五，不过我还是照做了。快到的时候她说：“今天是我生日，我爸昨天问我在大学里面有没有什么谈得来的同学，可以带来一起吃饭。我就把你带来了，呵呵。”

“什，什么？”我诧异极了，“怎么不早说，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准备什么？”她说，“又不是相亲，只是吃个饭而已。”

我看了看自己，觉得今天穿得还算得体，但是即便这样还是觉

得很唐突。毕竟见她的家长而且是在比较正式的场所见，心里非常紧张。

我忐忑地跟着她来到离她家不远的餐厅，服务员领我们进了包间。天，坐了一大屋子人，正中间的应该就是她父亲。我只觉得脑子有点犯晕，也听不清她的那些亲朋好友们都在说些什么，只记得她爸爸迎上来说：“来来来，别客气，我是小卿的爸爸。”

说着，挽起我的手仔细地看。

这是生意人的习惯吗？我心想，干吗要看我的手啊。因为紧张，手上出了好多汗而且又没洗手，丢死人了。

“嗯，手相不错，就是财运差了点，不过你结婚以后就会好了！”她爸爸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我被说愣了：“啊？哦——呵呵。是吗，您还会看手相。”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心里咕嘟着；我猜他准是把我当成上门女婿了。

“应中福，别在晚辈面前说些不着四六的话，人到齐了就上菜吧。”一个面容慈祥的中年女人招呼着。我想能够用这种口吻对他说话的，应该是姚卿的妈妈。

开始上菜，一盘接着一盘……

那天晚上我只记得两件事，一个就是她父亲的名字，另一个就是她母亲不停地往我的碗里夹菜，仿佛过生日的是我而不是她。至于吃的什么，说的什么，最后如何散场，我实在想不起来了。不过从那天起，我和姚卿的关系也亲密了许多，我可以随时去她家玩不必非要等到周五才能去，也不必在六点半的时候离开。在学校，我们也成为公开的情侣，这招来了很多男生的嫉妒，特别是那个吉林班长，他总是在我不在的时候试图接近姚卿，但是结果总是不能令他满意。



一月二十日，大寒，这个城市开始飘起了雪花。学校早已放假，但是我没有马上回去，因为我想和姚卿多待几天。因为今年是

新千年的第一年，王府井大街上的巨型广告牌、霓虹灯、“三明治人”也显得比往年这个时候活跃得多。

路上，姚卿不停地让我帮她暖手，还认真地问：“奇怪，为什么你的手这么热？”

“哦，那是因为我人好、心好，所以血液循环就好，所以手就比你暖和，嘿嘿！”我说。

她回敬了我一个不屑的眼神。

路过一个叫江南小馆的餐厅时，我觉得有些饿了就提议在这里吃晚饭，她同意了。这个餐厅门脸不大，但是装修得很别致，也很干净。我们随便点了两个菜，因为还有三天就要过年了，所以又要了瓶红酒。那天她喝了不少，显得很兴奋，不停地和我说话，我认识了她这么久也没见她说过这么多话。

“我的父亲本来不姓姚。”姚卿面色红润地说，“我爸当初和我妈妈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姥爷说，‘娶我女儿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入赘！’结果我爸爸很爽快地答应了，连我姥爷都感到很意外。后来我姥爷将信将疑地答应了他们的婚事，但是一直到老人弥留之际都不放心这个人赘女婿的诚意，于是我爸爸干脆就把自己的户口改成了姚姓。”

“那后来呢？”我好奇地问。

“后来？后来我爸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我姥爷的遗产，开了现在的‘中福汽配厂’。”她吸了口红酒接着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当初是看上了我姥爷的钱，不过他对我妈倒是挺好的。”

姚卿的说兴愈浓，但是我看了看表已经十一点了，就提议送她回家。她有些不舍，但还是同意了，我们叫了辆出租车，很快便到了她家楼下。

她对我说：“你上来吧，我爸妈今晚去延庆玩，不会回来。”

我突然有种预感，我盼望良久之事今晚可能会发生。

进屋后她没有打开客厅的主灯，只是开了壁灯，我们来到她的卧室，她向后倒在了床上，目光焦灼地盯着我的眼睛，同时口中呢

喃有声。眼前的这番景象对我来说无一不是一种撩拨，我迟疑了片刻终于沸腾了，走上去伏在她身上。

她闭上了眼睛，像是在等待。

可是接下来我却有一丝犹豫，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爱。

说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从弗洛伊德所说的“性蕾期”便对女性的身体充满欲望，每次当年轻漂亮的幼儿园阿姨为我洗澡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感觉，并希望她们用手爱抚自己；7岁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自慰，并经常骗弄堂里的小女孩把私处露给我看；到了中学我也经常偷着看一些外国的A片，幻想着和女人们交欢的场景。但那些充其量只能算是“意淫”，面对一场真正的性爱，我真的有些惶恐。

我一边脱着自己的衣服一边迟疑，仿佛是在拖延时间。

最后她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终于忍不住说：“你，是不是不会？”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那就先从吻我的嘴开始吧。”说罢她又闭上了眼睛躺了下去，顺势用腿夹住我的腰将我拽了下去。

我不知所措地吻着她的嘴唇，同时小心翼翼地用手捂住那白皙的乳房，她用手导引着我探入……那一刻，我多年以来幻想的种种意念都涌入了我的大脑。可是当我还没来得及搞清美丽幻觉和现实快感的区别便已经结束了，我的第一次性爱就是这样慌张、单调、不成熟，完全没有特别快乐的感觉。

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什么也没有说。第一次做爱的那种新奇、兴奋与躁动夹杂在一起使我无法入睡，我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身体。

她突然说：“你爱我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心理准备，支吾了半天，最后我决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

“爱！”我说。（但在多年后，我发现对姚卿的那种感情并不是

爱,只是性心理的成熟阶段,对女性身体的渴望与好感交杂在一起的微妙情感。)

“那我们毕业以后结婚如何?”她说,“我爸爸一直想让我赶快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然后可以接替他的厂子,我答应他大学毕业再考虑此事。”

“是不是有点早了,你很想结婚吗?”我问她。我觉得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总能做出让我惊讶的事来,而且没有任何征兆,就像她突然把我带到她父母面前吃饭那样。

“我觉得女人迟早都是要嫁人的,早嫁总比晚嫁好。就像一个苹果,为什么不在自己圆润饱满的时候找一个可以托付的依靠呢,难道要等到老涩干瘪再找吗?而且我爸爸说上海人做生意都是很精明的,你以后肯定能接他的班。”她低声说。

我觉得她的“苹果理论”应该是很多女孩儿的想法,婚姻和爱情对她们来说就像是一个程序,要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来服务,到了该运行的时候就要找一个合适的人去执行,至于和谁执行、怎么执行都无所谓,只要合适,只要合适。

姚卿见我不做声,接着说:“本来我爸爸是要我从他的那些生意伙伴里选的,我觉得他们不太合适,文化水平都太低;你的家庭条件和教育背景都很好,而且我们也十分谈得来,哦,还有、还有!我爸说你的手相不错,所以……”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做厂长啦,这也不错嘛,很多人熬一辈子都不见得有自已的工厂。”我半开玩笑地把她打断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她喃喃地说,“恐怕你接受起来会有问题,就是——就是……”

“入赘!是吗?”我再一次打断了她。

她沉默,我想那就是了,想不到我在这个时候脑袋还是蛮清醒的。我把手从她的胸前拿开说:“咱们认识还不到一年,这件事今晚不要提了,睡吧。”

她再没有说话,我翻过身头朝外,看着窗外飞舞的雪花没过多

久便睡着了,不过我猜姚卿那天晚上肯定彻夜未眠。

转天中午,雪停了。

我匆匆回到学校,收拾了行李准备回家过年。在飞机上,我安静地听着恰克与飞鸟演唱的那首《Oh, heart》。一时间,竟然无法回忆起清早我是怎样起床,怎样穿衣服,怎样离开姚卿的家的。

只记得因为昨晚的谈话,我们醒来后都感觉心中像蒙了层霜,有点别扭,所以好像谁也没和谁再说什么;只记得来机场的路上我看到一块大众汽车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现在,有 1,001,903 辆大众汽车在中国……”



整个寒假,我们只通过一次电话,而且还吵了起来。

在那通电话里,我和她讲明了自己根本不想这么早结婚,而且对那个愚蠢的附加条件也表示了不屑!

最后我仿佛是这么说的:“这种婚姻让我感觉很不舒服,我又不是什么从农村来的‘乡屋宁’(上海话“农民”)。当初你爸爸看上你姥爷的财产,我和他不一样,我不是!”

还没有讲完,电话的听筒里便传来了“嘟、嘟”的声音。我猜可能是自己的话伤害了她,但是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而且她的情绪也很激动。多年后我发现,我们两个都是性格怪异的人。

后来我觉得有些不妥,在快回北京前给她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很抱歉,那天电话里有些激动,但是我对做赘婿一事毫无兴趣,而且打心底抵触。但即使没有这个,我依然觉得“结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有些怪异,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过这种事情,所以没办法做任何承诺,毕竟我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况且对于性格古怪的我来说,这么快就谈婚论嫁是难以接受的。总之,等开学以后我们见面再好好谈谈。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开学有一周了,但是姚卿一直都没来上课。

我有些困惑，不知该不该去她家看她，心里烦透了。正在发呆，那个吉林班长揣着手，缩着头，摇晃着肩膀走过来。他一脸坏笑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哎呀妈呀（这好像是他们老家的口头语，每次说话他都要加这么一句，就像上海人讲话之前总爱说“喔哟”），我说唐谦，咋蔫儿了啊，是不是没有姚卿你就不爽了。对了，那姚大小姐咋没来上课呢，是不是让你给整医院里去了？”

“整你妈……”

接下来，因为打架我俩双双被请进了训导处，我差点被记了个处分，他也差点因为这件事没入成党。

不过打完架之后，我仿佛轻松了许多，随即决定去她家探望一下。由于是下午，所以只有姚卿一人在家，她见到我之后并不惊讶，好像就是在等我似的。

我问她是否收到我写的信，她说收到了，不过她觉得没有必要再为此事做什么解释或者沟通，她也不会为了我自怜自艾。

接下来，让我有点出乎意料。原来姚卿的爸爸已经和学校说好了，她不用再再去班里旁听，只要参加几次关键的考试和答辩，再交几篇论文就一切OK了。她准备按照父母为她设计的人生规划，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愿意做人赘女婿的人结婚，差不多五月份就会举行婚礼。

后面的话，我已经没有什么耐心去听完了。这样也好，我精心准备的一大堆抚慰的话也没有再说的必要，我再也不会因为这些琐事而心烦了。

我没有问她会不会再见，因为我们彼此都知道答案。姚卿和我就这样平静地分手了，互相都没有说一句眷顾的话，因为我们毕竟不是相伴数年的恋人，那种言语看起来反而有些多余。临出门的时候我向她颌首致意，她回敬了我一个礼貌的微笑，就像当初第一次她坐在我身边时露出的那个微笑一样。

后来我想，也许并不是因为入赘的事才造成了我们的分开，也许我只是在借题发挥，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想

要什么,可能就是找一个能满足我多年对性的憧憬的人说不定。所以姚卿的离开,我并没有觉得可惜或是难过,希望她也没有。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即将到来的“毕业冲刺”冲淡了,我又回到了先前的大学生活状态,又恢复了我那个大学生活的记忆断层,等待着我生命中下一个女人的出现。



## 第二次做爱·第一次恋爱

---

一次恋爱给人留下的印象要比一次性爱强烈得多；如果这段恋爱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么伤害也强烈得多。